

集部

滄溟集卷二十八

明 李攀龍 撰

書

報戚都督

維齊在昔蓋多名將云士之談境土之盛者至我尼父莫敢抵齒固矣猶之稱師旅焉亦無敢抵齒于我穰苴孫子者也然兩家區區在二國時獨以解燕罷晉西破楚耳非若今之彊倭轉寇東南數省殆遍唯公建大旗

鼓掃清海上大小百戰無不竒捷遂壯皇朝之氣而遥制江廣使諸偏裨得賈餘勇填盪潢池功不且半天下乎不佞實爲諱之想見其爲人也辱示新刻觀公行事所施設者閎廓深遠不佞雖未能竟其義恐即司馬法十三篇不能過也足下起閭伍之中而弱冠登壇海上之役籌策明矣是書也政自論其行事所既施設者尤非懸度此何以讓穰苴孫子哉竊聞綏履盖在吉甫宴喜之秋與汪中丞雅歌相和而王元美雄才篇章交映

是爲質有其文武焉如不佞越在田間惟公重望錫我桑梓既已竊幸何乃亦復下存用頒簠瑱而注屬如此

報戚總戎

不佞有浙之役則我公聲洽於海上古方叔之壯猷無過焉未嘗不翹然願一望見顔色矣詎意假道還朝披覿長者驩如平生不常欵接謬辱清裁愈益瞻注不佞至白拜表則公之美譽盈庭英實四達秋云高矣漠南宴然近年以來其在于今羽檄交馳之時也獨非大將

邪何公之先聲乃如此詩云征伐玁狁蠻荆來威公威蠻荆而玁狁來威聖天子在上簡書非常之遇乃公輒試輒效以釋聖天子北顧之憂而使邊陲被安堵之慶厥功茂矣不佞與里閈之勞施獲再望見顔色不勝大願無已則有聞問起居焉唯是珍攝膺寵以副凱旋燕喜之祉

與戚元戎

有味乎公之言兵雖稍增而計日可罷者過之財雖暫

益而他日所省者倍焉其猷一何壯哉至謂將官廢習
技而教流黃鈸造之巧以為奇貨中動貴人遠事漠北
又何痛時弊如此其切也然則天下注意我公而聖天
子倚重之者當奈何無已則所謂寧置其身於鑠金銷
骨之鄉不枉其道以求悅以求事立云爾斯大忠之定
誼矣我公既在久之將習服則自求練卒卒習善則自
求利罷况志存報主者多其人之為可恃也防秋别議
已有成命是又我公之揚韜斂畧之時也邊陲幸甚里

閈寵光在此舉矣

報劉都督

始劉將軍之名滿天下不佞願見其人者十年於此矣未嘗不私竊念之挾百戰百勝之功者不免自恭其才而中一朝無辜之謗者不免輒挫其志賢者猶難之也乃不佞以攝海之役執事者儼然辱而臨焉獲承顏色傾蓋如故先施自致不鄙下交由衷之誼披瀝惟謹有孔明集思廣益之風而慷慨以之即過意延款使不佞

繾綣重别緬縷舟中不自知其盡境恍然自失如日前者勿論也不佞既東陌洛恬然秋毫不犯登場大閱復覩紀律森嚴士氣距躍技藝精真可蹈水火艨艟便捷投枚記里槳舵之利折旋如活磝石四興波濤響應削柹樹檄示疑設伏所徵叙瀘弁旋之步閩粤善游之徒三河挽彊之騎犨相扼捥唯敵是求乃日椎牛行犒而帷幄自愛也可暴豈其才可挫豈其志乎天既以虎臣託執事久矣然猶且有激乎宦成之後者動其所必奮

堅其所久立云爾大忠完節愈困愈厲而劉將軍之名愈振矣不佞何能贊一辭即有問焉攝海之役不佞所以深覩其美者如此庶取信狂夫以備稱述耳於甚盛德則奚補焉乃既奉違慨然自失有如目前至今不置非敢為誕也

劉總兵

始以前汛視海奉接顏色乃茲畢役矣契闊何如唯是威望素崇振及萬里不遺一矢海波晏然厥功大哉東

道之便不佞敬勞將軍即雖冗僚安枕是賴用感述焉向再辱諭欲以二鹿見餉已知麾下士驩馬騰暇而校獵豫卜異後無形之勝用賈餘勇今幸割鮮以犒從者即若不佞謹致單醪云爾新茶一觔上充雅歌之清賞以効別忱凱旋竢有嗣請不次

與劉總戎

日過朱大司空抵掌談足下聲實俱茂今之大將也使委兩廣而制之魯之民已挂長纓伏闕下矣惜乎置之

海濵而令勇無所施徒以距踴超騰日饗士為樂耳此公平生愛才首薦不佞一時知名無不延納今已入補當為我公游揚推轂無疑猶曰某知人益可徵也向得戚將軍書言邉事掣肘足下寧顧之乎長君諸郎日玩膝下二夫人與諸佳麗歌舞飲帳中何如不佞磬折貴人門也

報李絲戎

詩有之剛亦不吐則公之拒伊庶人也仲山甫之為德

焉不肖孤扼捥言天下士願交驩公久矣在陳傾盖雅意一時至今未忘念不可報先慈見背矣方愧大梁署中猶尚淺乎其為緇衣之愛也未敢訃聞而使者追及于曹致賻悳焉何以有此於長者乎以庇二十六日抵家託便附謝悃以慰永懷哽咽不次

報鄭參戎

不佞以庇凡叨二省咸我永侯開閫之地流風具存不佞里閈借餘用光弁般懷止安得握手尚茲一堂也竣

賀周旋游于北園飛雪之夜言歌且奕者誰邪戀戀可知已謹啓告至以慰高情憐察不盡

與黎都使

貽我来年公蓋自淮徐千里而近矣酌言嘗之乃沾汗如身在故鄉者非投醪之惠耶至今念之與其矜南之奇也寧北而狎處斯又不佞託於長者哉

報施都閫

日承使致大藥小械當巳覧裁矣某不佞一奉顔色私

竊念之安有用意如此其篤信而大道不至者乎極知公嘗試某可援而入之不可耳雖甚愚陋稍知禁秘後轉矛吝傾示必不辱一門下也何如人便附謝起居不宣

報聶都閫

唯是我公大制閫貽玆陳臬者相勸與朝夕乎中州之役也奈何以太淑人違養遽奪此誼也天實不弔而公辱慜恤匍匐旌賻覃及不淺矣

報韓都閫

不肖孤得以鄉曲之誼從事中州也自謂朝夕乎平生之驩相勸于役矣先慈之變曽是不意而公實日臨焉以佐甸匐舉大禮賻贈覃及遠勤導使百爾為愛荒迷之中倀倀之謂何而敢忘指示之德也

答蘇州王使君

西時過大名署中至今念故人高誼無已即亦為一飯不忘鉅鹿耶春秋實六易矣海邦盤錯不佞知必借使

君而績滿以遷又非以待國士雖蘇既又生息以之即使君亦惟是顧復奈何謂以三年淹也不佞杜門伏枕業為僻情之夫五載於此安得札眂從天而下則戮餘之氓屬使君車下如元美者感遇可知也

報金蘇州

某不佞亦唯我公宿學特行建標吾黨人自取裁不求聞達其在不佞尤謬蒙寵雖悄然稠廣心固已默識之矣即形迹之疏數曷計焉日辱延召再承出餞不勝感

戀僕旋報至附上起居嗣音不盡

報陳保定

其在濟南則唯我公儼然大老也吾黨小子無不知公之抗節三輔為守臣者即無不知公之為隱君子誼甚高矣或出或處誦德豈有窮時此不佞其與有寵光於公者不報也日承延名祖餞稠疊僕旋告至用附起居炤諒不備

報張開封

不佞之所得托乎陳臬者凡以取絜乎郡也薄祿之孤甸匐用勩而能坐享二千石之政平訟理者乎曾是不意先母以一夕之疾溘然見背倉卒暑伏計出藥裡孰為敦事盈尺之梛木若以美然者非公乎思母而及梛思梛而及公惟忘其母斯公是忘孤何不幸大變如此何幸公以長者收視如此也使不肖孤當大事什舉其八九矣不可不知也

報李二守

不肖孤所得扶柩東旋者郡大夫力也公僶俛多矣乃益推鄉曲中之賻贈為愛無已時孤何以有此於長者乎

報周推府

不佞何幸公之臨是邦而理之也謂父母孔邇顏色斯日承之耳奈何不夙戒焉而遣館則車駕出謁矣至今怏怏唯緇衣之愛未致而其無能為役所恃以匡不逮用錫貴省者未請也戀戀可知已僕旋報至并附起居

炤察不盡

報魏推府

曩唯辱領公寵而延款門下視昔關中之役驪焉一堂者時也則十年於此矣菲劣乃叨令命用刀筆吏案牘自苦安得若我公據九鼎演丹經服食為樂乎僕旋附謝并致起居炤察不盡

報歸德潘通府

不佞孤業已違慈所由以扶柩汔濟者其大節也天實

不弔而公匍匐於河上執紼用勤致兄弟之誼者故人乎覃䏝臨奠惻然此心

答馮通府

文大業也校文大役也秦漢以後無文矣今目古今文十卷有之乎明興一二君子天啓其衷輒窺此契然而一經傳誦動駭耳目未嘗不以為不近人情者不知千有餘歲精氣旋復遂跨邈固勢必至爾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哉不佞憂居百凡荒廢篋中集四冊

奉塞蒭菲之命雖不敢當作者然其締致亦苦矣足下秉鑑執林持衡詞苑固某所長鳴於伯樂而一顧自喜之時也儻辱財幸斯竢百世無疑焉唯是塗揭郤示以匡不逮而勸詞請是同筆研之誼也近代諸公無非哲匠足下當已采録過此恐難言矣據所見而次之何害乎纚縷不吝寄貺與聞其政媮快何如

答殷鈞州

孤不佞蓋承乏中州焉唯公之共理而勸茲于臬之役

也通許之遇從容片語蔚雅風流尋接省中注存郡秉所圖典籍其紀遠矣大政日新而先慈見背不獲遂嚮止之初心以効揄揚於萬一怏怏自失耳乃辱使者儼然臨弔寵以奠章其曰念此兩河民瘠土确仁哉父母之言乎哀愍之私不替既往厚自性德非獨腆貺也龍何以有是於長者哉旋使附謝摧隕不次統維憐察

報陶睢州

魯先生同列薦章以母老辭銓曹之命非足下郡中士

乎孤以母就禄而遘禍如此則足下儼然臨貺焉孤何顏以立天地間也祭不逺百里已矣而重之以賻則長者之誼甚深不可不知也

報謝祥符

先母之變倉卒暑伏蘗𥚃之外計無所出乃謝長者誼為棺槨逺莫致之則足下㑹車以載式遄其行俾不肖孤得以當大事於什九匍匐為勤賻賵稠疊儼然臨焉為我心惻維親不忘敢忘足下乎

報内黄王令

天縱之才辟之飛黄結緑其步驟符乎人盡奇之不必卞樂矣不佞承乏關中得足下於髫齡葢適遇之耳自我不見誰其舍諸而敢貪天功為巳力乎况復不數年而舉進士出宰百里由是以躋崇揚烈載錫之光為不佞重使得以藉多賢蒙鑒裁之稱者哉輒辱存問是明不鄙雖足下性自篤誼然即所不遺故舊而加意百姓以為百里父母者可因識其循良之績矣既以緒餘成

政而游息於藝文以嗣家學奚但仕優則然也近會王元美備述足下為屬吏之最者狀云三郡一令矣此公少推與而獨極口足下矣

報易亭中尉

足下好士如不勝所交多君子也不肖孤盖信陵高之相勸以成大美矣老母之變不意奪焉人才之難豈獨其天乎

報松泉

以孤觀於公之福德盖沖雅而耻以才自見質行君子也多男而多賢者詩書之聲皦於絲竹揖遜之容泰於富貴孤不佞辱兹秉憲扼捥大國之風矣老母之變臨祭儼然敢忘答稱使旋附報庶慰永懷哽咽不次二君子幸為道及

報一樓

孤遊大梁中所睹翩翩佳公子也烏有如足下美秀而文者乎信乎才自天出之異乎人也屬方抵掌談古昔

藻雅之士論世尚友而老毋變作矣儼然臨祭葢戚然其爲心有餘悲者何以得此於足下哉

報于子長

日承不鄙即儼然衰服之中三致意焉其盛秩席而召延之也乃不佞既不逮執紼之役於太夫人而奠賻無狀奈何復辱推餞益形菲劣乎唯是銜德負罪並以爲謝僕旋起居垂炤不備

報王子利

不佞所辱足下延款者三而未能趋領也可以置之矣則携珍而饗之以致臨幸出餞于郊遂睽仰止然所恃兄弟之好而為豚犬駒觀法焉以庶幾無大笑者不佞未嘗一日忘也僕旋告至謹附謝聞惟諒不備

報鄭永侯

黎公至浙乃得足下起居不任大願永侯勉為一出也以足下宿將開府兩越大名矯矯而抱未盡之藴人其舍諸不佞悠悠雖在欲棄欲取之間不敢謂援足下以

自重矣此中世情一符面命而新政操切尤非昔時圖歸之心夙夜不置矣

與劉希臯

十年家居稱債瑣屑不計子錢用濟屢空贍及病友方欲立逸老之會以樂餘年而高卧不堅復此婆娑甚愧夙心矣

與張少坤

人言不佞不難於不出而難於出其然乎聖天子過意

病臣無以答稱寵命此其出而自嘗所由以充乎不出之類者備是矣初尚以邴曼容薄游自喜乃復渡江與盡力勉遁思抵浙奔謁無暇起居失次深愧高卧之不堅丁躬自瘁夫何尤焉郊別馳戀不任長者十年登照之愛圖報無時耳

與趙仲鳴

不佞雖今薄游乎計唯中返使諸君子謂不佞初自三泰拂衣者非敢為矯也慮城一别遂遠闇閤抵浙趨冗

為勞辟之柙鹿豈能一日而忘在野自知此態是閑福德然而性定之矣可奈何歸思之方求也

與吳思睿

思睿知我四十年矣嬾不能事何可復羈風塵之中念久高卧聊試一出至則興盡不獲遽返何見之不蚤也非敢為偽以予視思睿老鉛槧之役息業未效常令玉函之廬契闊城市何異白首隨牒自貽伊阻王舍城二頃田種秫自樂

與金蘇州劉延安陳保定公谷宜興

不佞吾黨小子也越在田間三值奇疾用是不獲執御於長者之側十年矣濡德允達私淑孔邇致有是役實惟長者之教所及而由某以著我濟南多賢薦寵下輩之誼不能忘者南發復辱祖餞嘉與至渥承庇履任出謁無暇尋念山林輒圖中廢將恐舊態不久更作以貽諸老笑奈何幸終始成愛以示不鄙矣

報李伯承

孱庇先慈乃襄大事方念濮陽遮祭寵光道路未能報謝而慇諭至矣是日也實唯小祥之期視公所云雨中銜淚為别者又一寒暑㑹晤可圖先慈不可見矣悲哉追言夙昔未嘗不戚戚於長者之誼奉讀哀咏蓼莪之響摧隕自失賴業服膺稍陶沉痛耳公以雄才詩名重當世而晚得主器精健岐嶷即宦游蹭蹬正唯含飴之樂日般膝下不以彼易此者而况出自邱嫂貴嫡方處家政定如九鼎矣而今而後是公高枕之秋也不識讓

畔之俗可以闕美後宮之盛遣所不及御乎此固公所能也又何以堪輿家言為哉

報張肖甫

改元之歳先妻襄事矣帝命尋下乃先太恭人捐簪珥而犒邸走也于浙之後盖捧檄之情渡江周旋元美子與二君子鼓足抵掌未嘗不忘遜矣西土之人非滇則粤安得厚集禹會壇玉帛旗鼓以快平生成説不朽某七論闕凡六月自藩入賀再晤二君子雄飲海岱之間

相視飛動即舉酒逢酹亦惟二三兄弟遥駸駸生色如從楚蜀起者元美得足下代固奇而所代復不佞豈不益奇正以不與黨乃二三兄弟翩翩維新之會恥且彙征因以自兆俾免間耳過此則雖元美乞骸之疏行豈爲遺憾哉在昔學士大夫掇拾聽説掩其不技如元美所謂跳而匿諸理者不自知病瘵矣即輒據顯貴終豈謂此輩效也足下自負才氣不欲居吳徐二君子後是天之未喪斯文又何患乎心神不自致也引示恒嶽諸

篇合轍迹元美此相為代之效甚明矣先慈所棄不佞孤於汴中垂踰年者兄弟之誼不忘使奠且先吳徐二君子㦖勞備至寵錫大享某何以圖稱萬一於此昔所出宰而按轡臨之樂哉其尚良食

報周象賢

公乃坎壈失志所不日夜圖之者有如漢水然二中丞交章薦列不以既去為解亹焉惟恐賢者謂不知己公之名重天下矣則元美有心哉不佞何効焉曩以入賀

辱公遣餞計為報而先慈之變作矣再誄承弔兼之賻不遠千里為誼過厚也不佞為致啓大宗伯者力竭于此唯公財幸使旋附謝并布侯悃摧隕不次

答灌甫

日辱慇藉惻然未報也乃所有則夙夜倚次服念高誼勿忘云爾敢復望嗣音久而益存乎曩為匍匐豈猶未至而蠲吉馳示使在萬全恐墮俗術為失仁人孝子之至意此其大德何能萬一答稱也念唯贊國興文日勤

執事而意遥及此某益不知其所由矣左史後便附候陳謝統乞垂炤推隤不宣

報灌甫

凡客之遊梁者蓋莫不問禮足下稱博物君子也秉憲之役多聞是依未盡所請而奪以大事老母逝矣猶若有遺焉而顧之不可致則維足下之故哉儼臨賻祭用識不忘跂予奠章幸終為示

五月六日灌甫中尉誕辰啓

兹審赤德覃宗朱明戒仲臺流王吹清閒子晉之笙壺瀉金漿美薦鄒陽之酒大河演裔永言接於天潢維嶽降神久視偕諸少室期一日而長彌高請郭之門境千里而遥懸映小山之賦某游孝王東苑自惟枚叟斯朋仰公子信陵深愧侯生虚左謹篚二瑱擬續五絲幸值浴蘭之晨尚存氣味益熾然藜之火不棄芻蕘

報朱用晦

今天下二三君子者不佞之所習也其於取友明卿徂

喜中必其獲德甫鵠立偶斯不乖咸惟足下一人焉以之則足下可知矣此不佞之以習明卿德甫者知足下也而握手無論焉足下若猶是肮頿大藩日數諸公之門所握手者何限將明卿德甫無論又何為千里慕義以謬託不佞而介之寵靈以彼易此必不然矣然後由諭而觀所扼捥於同聲執鞭於大雅者如就中原而周旋焉始為褕快重以風寒易水赤幟當時尺牘生色片辭入致忼慨自雄翩翩俠氣可想見矣將由足下蓋習

明卿德甫則二三君子者取友安有極也不佞十年自棄巖穴不深歲辱三遷不遑將母無補清朝而又未敢遽乞病免坐恐此道尋荒仰孤足下相存美意柰之何不佞七言律成篇而已樂府落落似合似離令何以當足下之心而曰千古天授也將由足下益知不佞則何以哉然不佞之所徼惠於足下者以為非令嘗試則不復也業已白首劾𦛗惟以無累二三君子者是圖則足下固無有同舟之役矣無亦以二三君子為累者圖之

不佞不勝大願於嗣音如此

與華從龍書

從龍足下不佞某僻夫也杜門謝客三年於此矣即未見好士如足下其人也足下不遠千里再致書於僕而再不得報於僕可以已也而三致書於僕足下即自昭曠無校其在某何以得此於左右無亦恬愉之誼有槩乎足下之心千里而一知己所猶謂比肩者與梁伯鸞有言將遥集乎東南豈所望於君之廡下哉不但來諭

所云渡江而弔元美也

報聶儀部

向伏西曹爰竊夙裁意獨偉焉乗及宮牆而公拂衣出矣不佞拘除郡省不任貽肆自棄明時杜門七載僻疾已錮久無聞問於長者適奉手教從天而下謬許神交某何人敢辱此誼然公尚論之旁情也以視握臂一堂相得驩甚在昔有言不可當吾之世而失諸侯非所欲不朽一大事乎明妃六曲可以怨矣輒取附和見同調

之雅幷代居云

報盧陵劉夫

陳憲使至致公書而公復致以聶公書至生僻人耳其於長者徒以一時游譽謬承薦寵久斯置之矣今安得十年之後猶辱記憶不以竊伏蓬蒿之賤數千里外而勤執事者乎不變以其師身為介而幷得所致以為故人重者乎此計無他豈其蚤歲自棄有槩於足下歸潔之微旨乎無亦足下取友不遺之量所自至也

報周真陽

維夏得問未報斯置之耳何至不遠千里重使相勞乎三復尺牘深惟尚論不盡友天下士不已也乃知無數於不佞者有是哉前論屬某著述自見顧非其人而足下愛我以德夫復不淺愽南既開千載得足下豈為非旦莫遇之也徐吳二君子海内大家並兹命世足下從游其間其在臭味則足下可知矣乃今而後於與有寵光

報周眞陽

頃辱使者附纛上誠以海内之數君子足下身爲屬吏而出諸門下有其二焉不佞不可不知也將斤削是求而重以布列不佞何所聞過乎版即竣尋爲置之矣然斯其誼非不甚高乃即不無由是以藉姤口者不佞杜門八年於此即杜門八年於此也一爲足下嘗焉而莫我肯力豈獨其才不能私一令長哉仕固莫難於久之不厭而患乎其始易合也足下勉之矣不佞方竒疾經

今百日盛吏入視邸事又廹踧粥氣稍充當圖所為灉縣公碑以報稱足下委命不淺耳

報歐楨伯

以余致觀楨伯則必褎然一國士也黎惟敬於不佞盖甞為信宿之好落落爾十年不遺一字書彼一時也量無以與進斯至今置之未為不厚也乃足下崛起嶺南論交海内不佞未甞傾盖望見顔色何以槩於心而三勤存問務得報而後已此其尚友自信不回豈彼悻悻

干牘之微可以計不朽一大事哉奚啻千里但足下已游子與明卿間則不佞夙昔與二三兄弟周旋中原者惟此氣類足下何患不佞之終無以效左右乎諭引請謁江湖之語誠不佞僻性不可遽移然謂門牆太高則吾豈敢又使少年盡夫倒屣楨伯何貴焉不佞所為不同郭有道而同一宏奬風流如此足下總角事黃公即清氷自許誰能易之乃余所謂楨伯必褎然一國士也諸詩有格㣲辭兼到其白雪樓黃河中岳長陵陽羿師

子南内等篇尤為佳麗盖恥為輕便專求與象正盛唐
諸公擅美當年而足下所繇以羽翼二三凡弟者兩生
有言不可使于鱗不知南海有歐生是矣惜也公實遥
化不見楨伯於今日則又不佞河山之感而願足下自
愛不淺二詩寄答其一則前屬許右史失附者並上裁
覽伏枕草草不備

報茂秦書

不佞在告杜門伏枕三年於此矣足下高誼乃能一介

存故人所辱新刻輒以檢列即不必致致之凡以為足下者意則至矣豈敢謂足下已老勿厚望之即示小詞取韻亦不妥能坐甘薄俗過我論詩不

與俞允文

曩辱仲蔚風期千里睠焉為平生之好云自元美得之不知不佞之有仲蔚得知元美為多也豈徒邴生薄遊有以當足下之心為知已即知足下於元美可矣佳章冲雅直有應徐之韻遺榮棄鄙議一往不復疑美人雖

云遠詎令歡愛擕渢渢乎其言之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然則嗣音契闊旦暮遇之矣惟足下憐察焉

報張幼于

不佞知幼于以元美哉自幼于可知耳再辱諭豈敢忘之顧翁行實諸君揄揚具是矣無弗得雋者而使不佞攘臂其間豈不難乎其為後乎然幼于與元美命也雖復蕪穢以藉諸君矣

與張幼于

久不聞問曰以耿耿曩讀計書見君家伯季交萼同輝為踴躍焉即知足下潛推大美將獨步千里也其惟二嗚編乎明珠在旁已慙形穢冠玉其上重使心勞不佞何以自免將無令觀者披華首簡而頳色自假耶即足下一顧力也先聲致人足下為我田僧起不淺況崔延伯並驅中原借長君為勝乎不佞蓋甚壯之

報俞仲蔚

仲蔚足下幸無恙閉關日勝自梁伯龍稱足下所以為

隱君子狀心未嘗一日不在五湖之間乃不佞朝野混迹耳孰與足下結髮山林之爲獨行也元美兄弟得請計當大快敢聞左右庶知集蓼辛苦非一士之節矣其過而勞焉如不佞起居足下者

報俞允文

不佞承風執事葢前髙之重以梁君備狀起居比蹋禽尚盛世逸民願執鞭矣私懐偃蹇敢謂氣類亦自一老諸生在田間耳即梁君豈無復焉華山圖生韻古淡展

帙如夢斯王安道可知豈獨先輩多賢新題悲壯雅與爭奇二幅已充庭矣謹附謝章取和諸以惟梁君

寄俞仲蔚

仲蔚海内此人耳屬乃天弢攣如牽復罔極埋抓自帝吾道距沮所由聲氣相與倡和交應令之懸解非足下輩乎聞子與云足下故高隐即雖還往亦惟伏臘誠有意乎此人奚以其跡疏數哉

寄周公瑕

公瑕足下得非公瑾後乎何蘊藉如此四明薛生述足下者誼甚高謂少年不肯俛首舉子業即名曰益起至使元美每致之及以介不佞此其於人不已重哉樓牓牙章古色飛動頗從游藝以示精真不佞願因元美交驩足下不間千里非槩無繇矣

與周公瑕

不佞承風公瑕惟日夜望見顏色不可得也重名遂未能自遜使海岱間有大雅遺音長者高蹈各稱甚幸惠

然敝廬矣雖雞黍惡草然以延寵光構不朽一盛事尚亦有頼焉華陽一晤解袂千載將無亦云爾哉非劣不恭則蓄極而發未遽致情似畧云爾

報薛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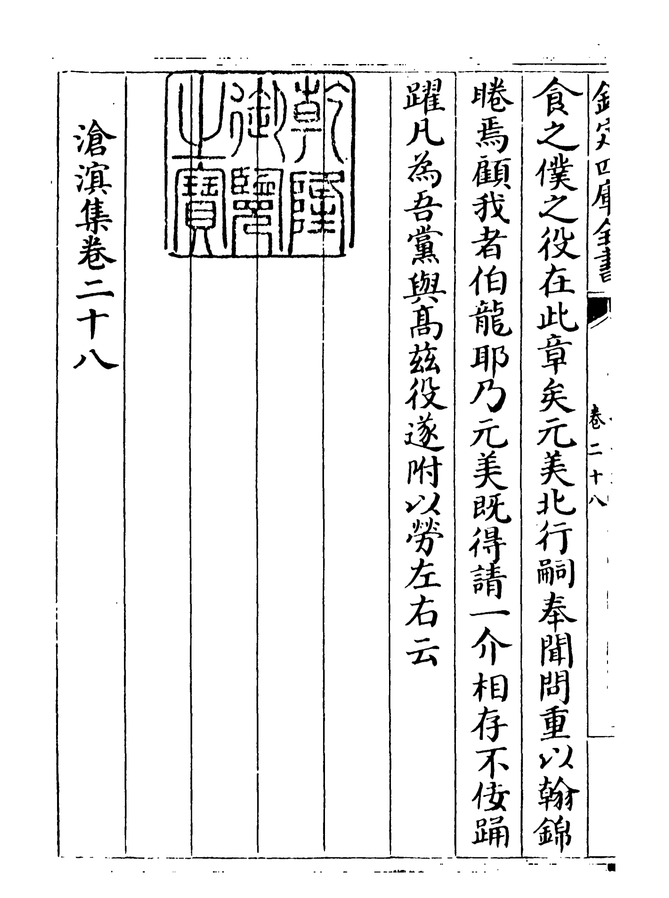
文章翰墨造物所恡今時貴客側目此技甚矣吾黨自諱言之每得一士臭味茍同不啻骨肉維是與足下傾蓋而故云足下垂四十載攻一藝窮神詣妙即枯管成精靈非其人誰則知之哉顧足下自愛歸幸卒業羽

翼斯道徐子與以太安人誌銘見枉雖儼然在衰服之中為誦足下高誼若就見之足下能往弔否三扁楷隸筆法兼長寵光草茅昭揭不朽文房諸惠可謂清甿敢不受賜捐金相致恐非行客所施於病夫今用附使完上

報梁伯龍

伯龍詞伯執事則優藝苑老也不佞田間一惰夫耳日乃儼然辱而臨焉何如其枤之杜乎盖曰中心好之曷飲

食之僕之役在此章矣元美北行嗣奉聞問重以翰錦睠焉顧我者伯龍耶乃元美既得請一介相存不使踊躍凡為吾黨與髙兹役遂附以勞左右云



滄溟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滄溟集

卷二十九

附録三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鈴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舉人臣張元功

滄溟集卷二十九

明 李攀龍 撰

書

與宗子相書

不佞近奏績書當已見報惟足下左右之一老吏安能為舟秋風且至東望愀然龍也奉職無狀大旱之後水蝗薦至雖棊善卧一日為多方且首鼠牽於腐儒之見不欲為苟去以萬一人之憐我不已迂哉向所示徐君

云云者非敢自視大畀不欲輒奪足下之愛次者慊慊為難耳今所有陳情乞骸骨而已仕宦四十郡守頭顱可知三年不調意同於棄奈何瞶瞶無所取材差强足下意又何恤焉

又

元美來亟謂子相出遇都門之外信宿而去蕭然各有江湖之氣也壯哉邢州太守奉職無似囹圄空虛一日治牘十日為布衣之飲齋閣海内旁若無人郡城之樓

不下百尺西望太行東望漳水北眺神京一瞬千里歸復雷雨乃歌黄榆諸篇以敵其勢則響振大陸秋色漂颯頽乎就醉遂極千載品物五子於中原右宗左徐哀吴郎之去國悼梁生之不禄是時也曽皙牧皮為未狂他豈暇論哉月晦興盡驪駒在道握手洺水之上黯淡不語某雖僻惰旋亦自失也

又

既望廣宗尉持足下書來云當不日有嗣音明卿故吏

回邢州吏有事於宗伯各致數字豈不既已煩左右焉而愈益延佇永日不折腰道旁即髙枕郡齋臥足下以為非人哉老吏上某績屬足下省中僕泗固當繼至上乞歸疏足下省中則惟足下留意焉元美今安所期對髠鉗之士彼二人者則猶蔌蔌聞戒來已也柰何

與吳明卿書

元美書來亟言足下似欲據子相上游者乃足下亦自謂宗謝所不及而梁徐未遠過也明卿明卿亡賴哉三

子者不可謂非海内名家矣眇君子雖耄而繩墨猶存明卿今見其勝之爾即一日千里某何敢私諸二三兄弟乎子相復言某在郡作何狀豈猶不理兹多口日足下由邢襄間得為某甌史者殊深何但元美干城吾道也

又

日不佞入計則足下傾身為某焉海内二三兄弟固無恙也握手中原悲歌相視旁若無人既彌月矣欲造物

不妬耶某於時固知當有一别如雨者於今日耳明卿哲士夫復何言某亦有浩然有東意明卿幸無患郿齋雖惡尚能具十日之酒天豈更相厄哉

又

明卿無恙某比歲伏枕之日半之既已拂衣業杜門一切謝絶客蕭然若未嘗有世上人者今彌年矣獨王生時時來不佞不得已强起為祖跣相醉耳春來殊憶明卿㢘幾握手河山之間時事不必言即未嘗不已如言

者大率吾二人不如元美輩為能太骯髒於俗態而已咄咄明卿奈何不忍一日之不宴而偃蹇自遠重令放為豈所謂焉往而不三黜即三黜又奈明卿何

又

所為勞元美於家難者僕日夜望足下與俱耳兖州書至令某投袂而起屨及於窐皇策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鞍山之麓矣客乃言有白眼君子者從楚來檄郡大夫稱故給事中與吳按察大醉狂歌泗水之上指顧甚

異當是精物信宿發矣丈人勿自苦也已乃開緘讀明卿寄章寥歷怳懭有脊鴒之心於元美者豈必縶之馬哉浹辰而廣川吏復致足下嗣音知己在九河間竟不肯淹於吾地此一時也足下乃在酒人傍乎雖元美亦當自奇耳然勿更言子相使我二三兄弟酸鼻矣便可示挽章吳峻伯頗見傾注徐君亦誦足下無窮

與余德甫書

不佞杜門伏枕五年於此其於諸君子斯置之耳安敢

謂有一再存問如足下者廣川書方捧擻道次使命未敷首及故人林君之東復無他屬肫肫病客如就語焉不佞如某何以得此於伯兄而何敢忘之無亦虞翻所云天下一人知已者足以不恨也天下皆以長兄不締膴仕為髙而尤以不遺狂生為美閩中信樂安得三年淹也子相已為異物足下以骨肉為治後事海内二三故人莫不悲感於大誼謂可以觀交情令不識其刻文已為刊其所忌諱而後布之否故人陵替惟足下自愛

節鉞一方建幟多士卒為二三故人蕩滌此意不淺

又

豈其然乎余聞之足下有毀傷薪木之謷何天重困吾黨也不佞不淑乃歲七月為駒也毋者竟以不起匍匐襄事為憊已極不佞魯之狂士一旦儼然衰服驅之人禮之中杜門十年忽睹弔客會葬僕僕四視如處女閨戸矣乃知莊叟鼓缶亦哀吾生之常勤耳郭使君古之遺愛郡百姓之視其去如免赤子於懐至乃有此豈獲

乎上他有道耶即仕宦之難何恨德甫之不理愈白矣元美杪秋得請使寄白苧令以篚足下焉外律奉憶敢并及之間者殊闊勉之嗣音

又

自為報閩中且三數載不得聞問契闊可知王中舍至始得足下不理於口狀而素産蕭索將若不能俯仰意殊不堪三復大篇燹然無一凡語乃知足下自有所事不著常情即所可欲不遑暇顧令無論足下心迹山川

勿舍行將夙夜即由是置之立言當世作不朽一大業無不可者豈其吾輩厄此百六遂爾蕩然進退維谷必不然矣而後乃令二三兄弟千里比肩守望相助德音不患孔膠耳某十年杜門於此何嘗坐自悶而令色萎黄惟是德甫稱同調哉自愛自愛江上雜咏吐哈老莊擁帙閒居超然人道足下庶幾無疾病何踰快至此極也

又

得王將軍所寄詩讀之即報元美曰余德甫晚成七言律乃有其勢雖氣未備生惡可已小美之下將其人焉小美敬美耳又報子與德甫七言律乃有其勢無已終當自詣為大江以西一人其於吾道所樹不淺矣不佞所游元美徐吳外德甫也業已自致獻吉時則若熊侍御者自令視之豈當德甫於吾世耶謝茂秦見懷五言視昔故不較乃李伯承亦以疏歸尋惠刻稿其在吾黨雖有臭味然落落耳德甫務工七言律當作俱胝三行

呪不啻大江以西一人功名一長物也德甫實繁有指乎小兒豚犬也叔父何自念之

又

郭使君旋所附聞問者當具是矣亡妻襄事則之官遇王將軍於途得足下起居署不知郭使君聞問未達也歲十二月乃渡江與元美兄弟雄飲姑蘇三日夜逼除以抵任出謁無常時三月至自攝海四月以子與盤桓西湖之上凡再浹旬而别五月分藩命下而王將軍所

寓足下書始從濟南來明卿已移高州六月以賀東宮
行暫詣元美兄弟視之九月朔抵都門初三日旦入見
帝是役也凡再浹旬而竣亦與子與凡在浹旬而别元
美兄弟所抵大名抵金陵皆以前月也十月抵濟南且
抵浙圖所以報足下則十二月河南之命又下元美與
為代焉元美正月自大名亦詣濟南視不佞不佞與雄
飲一鼓而盡一石矣盖二年也二月抵河南日夜與殿
卿緬縷不能已三月得子與抵武昌書云明卿抵高州

則不佞抵河南之月也是役也與子與周旋浹旬者再與元美相詰雄飲者三與殿卿日夜緬縷者無常時得明卿起居不佞者一得子與所致明卿起居者亦一則是二三兄弟雖老相望中原猶可春秋耀吾鞭弭取為快也左提右攜惟德甫是求而須臾忘之哉四月以至六月太夫人含飴弄孫不佞始就筆研乃圖所以報足下者如此矣為致用晦執林與鬱今之諸王孫掇躪有之貴倨耳誰當告者足下與明卿用用晦乎亦用晦能

用二君子耳今不但其詩之體裁具是即尺牘矯矯不作近語則人之不可無嚮往也如此足下其列之吾黨離合之間為道不遠於不佞何有哉千里慕義在昔難之是足下與明卿之尚友也郭使君幸無恙駒兒豚犬耳袞然使冠多士何以稱有造之私然亦一吾黨之伯樂矣

與許殿卿

某抵東居且二月日夜望殿卿來甚急而意不能待愈

成契闊殿卿殿卿萬里生還不當日鼓飲樂耶洪使君力疾視事又安在哉人苦不知足初某守鉅鹿時又焉知有三秦之役也徒謂以他遷行為不苟去爾棲棲入關乃日夜與二三孺子安緝廬而處等於幕燕一行校閲帖括成山精神既疲披詠漸廢何為者乎安得與殿卿縮秫嚼若驩然道故握手景陽之濵以弄白雲元美天下才也然顧一當某久矣兄其為我職志

又

不佞杜門六年於此矣所為朝夕周旋者殺卿一人耳向以詰除輒失其偶嗒焉何如奉檄而東尋好彌月益重為別更展朝夕締將不解不佞與俱矣既西復以么麽之忌遂缺祖道是豈為施於殺卿葢至今遺憾無已時而諭已四至無論市馬之故假質未集以成不佞不達事體之誚即其揭示妙理以持不逮如云作意求適已成勞擾實足下自天夙悟鄙何敢辱焉獨以非習自墮汗漫乃令且在求不求適不適之間庻乎境變神遷

耳小人易緣老兵易得誰吾不可與把苦吾誰不可與把苦也酣法難雅口鑒難精誰吾與把苦吾誰與把苦耶么麽一言易解者猶尚妄議自引其諸微辭恍忽感動將在曲削始祛羣疑矣拙集出於客歲不佞取刻本校之酷加刪易凡什之二閱月而發即佳序亦為正一二字剜補會就想不日有定本極知無一可傳尋當中廢但以備檢可諱語不至貽指摘者一以成魏使君之盛心一以用藉佳序云爾前月使君用幣正夫中贊更

為乞佳序一篇並乞殷集一梓此兄謙容其集恐未可猝發然豈為故人重一序此實某乘間言之使君者殷卿以為何如元美書云昨見吳中張仲子為我二人刋所倡和詩若干篇似亦興起於海右集者但海右集訛甚至不可讀兼復逸而莫備拙集既達可續翻對以終此意邵武使君亦翻子相集而序以元美海内知名士輩出矣魏更徵拙文將並付梓不惟多取亦重皐疑奈何奈何非毀卿一校不可夫士之所寧無友也而友必

以知己者非知之難而處其知之難也若相絓於嫌而令不得任其所便豈為知己焉殿卿乃令所事固自謂得主其左史又可與浮沉即受簡賔客已稱清樂况撫愛子擁必妾吏隱王門而人不測其所媮快哉信乎得以儉樸矯之大示中流之望不然何必去父母之邦謗云何知仁義已享其利者為有德諸君故自灰視不佞謂不復然遂擯之耳中賛君方烈炎火諸君何畏焉所得侍郭君者矯志難與談且間出别業無值時襲君亦

但問奇語方册往迹日月至焉耳渾源使君一疾幾廢
令亦未能往祖之即田間亦復却埽侯氏子已屬他人
劉生徒食客無與城中事即有言中賛君者何從而聞
之便為促序更屬白雪樓記并詩一章不然不佞必數
齒責之王堂之署足下為以何解虎近用餂每御之令
人着意遂不欲遣候以酒頗佳别來日復潦倒獨魏使
君為海漚鳥他猶是未敢自獻不知元美何謂見客談
于鱗近事有感豈舊學憲恚我不納而云云即足下亦

何所聞也元美輒問足下游梁狀頃附子與書使且旋如肯就調當抵歷報清河之役時則再逹足下不晚長君居守屢瞰蓬蒿修儀精縟推誼為多新示中賛君文妙甚不佞何幸托諸其側所云父老上白孝狀深得中賛意矣我朝諸公選可七八十首亦未妥愜適未攜至城中容與拙刻刪上彼中文獻地雅有藏本不憚訪録以備當代之音近詩二紙間有古體可釆今呈欲令緞卿知我輩不徧觀百代悉索諸家斯無以集大成聲金

振玉耳雖然其中非爾力也則所望於知己者哉必以强人於懸解大笑之矣新刻尤有難言殿卿幸為我黨職志乎清酒百壺用報佳蔬之賜暇為諸宗室中求一痔漏禁方并前所許藥二種見致乃懇懇者白雪樓記及七言律何可無我殿卿外馬值七星附償即太久又不敢具子錢

又

毅哉其能剞劂成集如此然終自訛缺如少年行題雖

删而詩未易不肯更查白雪樓稿耳今寄改本一册幸依所塗注刊補頂刻事就何憚不留意也續集姑不暇檢不佞稍窺文章未達佛理見謂為二足下大方兼詣並妙見謂文章莫非佛理何不可哉適姑蘇梁生以元美書至出巵言以示大較俊語辯博未敢大書英雄欺人所評當代諸家語如鼓吹堪以捧腹矣梁生亦致元美書足下并巵言云且付長君生今東採海市計南旋足下恐不及作問辟之相馬觀其發跡汗血之駿若無

意焉其於千里駑駘承御非不砥蹥振鬣而黽勉踰舍絕銜敝策步驟自失無他力有可極不可極無關盛衰也茂秦之於詩不佞固知其有今日矣

又

不佞爲疾適今百日以庇再造猶在牀蓐雖宿創頓失似有因禍爲福之慶亦恐暴弱之餘未易以復其平生然辛楚備嘗㡯日委日熟矣天幸之遺不敢自謂爲人間世而諸君亦宜勿更以人間世視某者奈何謂從諸

生比文角藝乎夫好比文角藝者出於妬妬出於不自信能也其妄自信奚啻先告子不動心殿卿愛我處有口事傷杜門之義即不佞亦懲此子善洩其與往來直欲不窮其交而已無所深言諸刻拙稿咸屬倉卒然此兒行何必易令題以浩蕩行可如原冊以從軍公燕詩他集未具姑寄元美昔在正月之二十一日豈復謂更值覽揆之辰而乃覯兄八詩之盛於指掌令猶記屬駒乞兄狀而因誌於殷時戚戚焉其不為感舊之音天幸

之遺乎近示詩文統詣妙境迹藏於思可與知微日長

君臨候謂不佞凡病之有形氣實客之氣理斯形乎竟

如其論此其卓識非毀卿不得而予何患不至道也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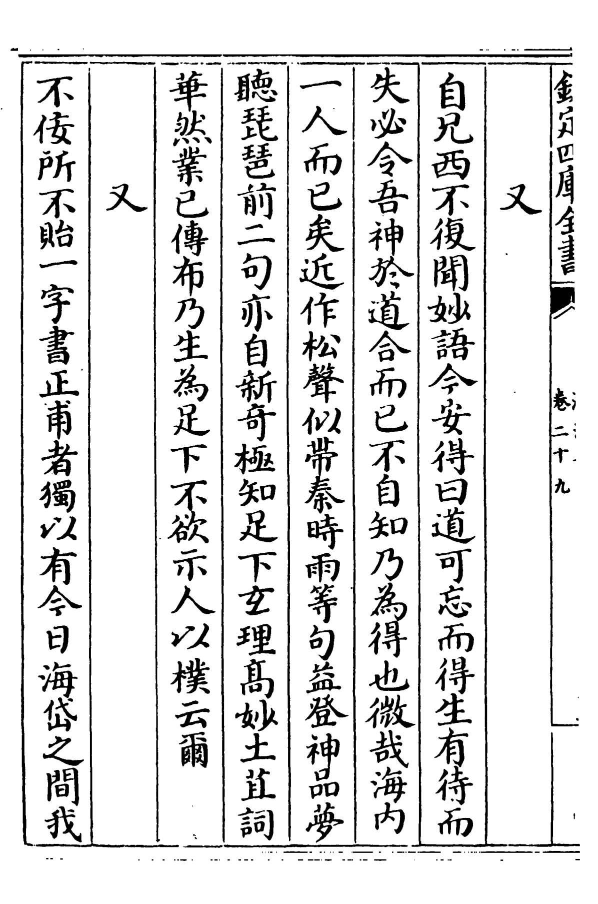
謝客客輒謂不佞託疾耳今已身抵京干諸貴人且起

矣曰已抵汴身為質子錢於右史矣此不與一二老腐

儒左攜榼右提局如毀卿之於孟生指庭前栢樹子道

故又但曰喫茶去耶生實不德乃至親日偵其肥瘠況

人間世哉藥物紗扇惠及老母并謝不次



又

自兄西不復聞妙語今安得曰道可忘而得生有待而失必今吾神於道合而已不自知乃為得也微哉海内一人而已矣近作松聲似帯秦時雨等句益登神品夢聽琵琶前二句亦自新奇極知足下玄理高妙土苴詞華然業已傳布乃生為足下不欲示人以樸云爾

又

不佞所不貽一字書正甫者獨以有今日海岱之間我

三人者豈其又一氣類而敢自非淺其或迹微有之要無害天合即殷卿日夜從中調爕固亦因其氣類合一之天已爾寧能强非其黨其實無他腸即不有令日我三人者必全之交也但為云尚蚤姑竢正甫秉鈞之秋使其得以有人乎穆公之側然後徐為邴生薄遊之計攜我殷卿東歸箕潁老焉以觀稷契之美不愈於陽嶠之誚耶昨元美兄弟入理亦漫及此南還得請便詣晤言安得并與殷卿握手一堂之上春來寥僻援琴自變

渾源有言不佞兩為大邑擢郡太守號二千石不如陳道鳴提一藥囊乃置十金小妥日侍巵酒何謂非薄禄相也為喻雖鄙足徴其不獲為樂於當年蔡姬勉作解事為遣一姬進一姬各厭余意但依疾為命每以先君子棄館舍為歎涕輒下殊相視悲焉乃知毀卿所示寄故伎三章惓於垓下之歌矣

又

小豚犬老夫爾耳乃辱褓佩之寵愛我哉松霞之祥又

何可當惟是日夜祝諸姬安得就館為足下更産一男子使豚犬在兄弟行益延世講乎河嵩之英取用宏多矣向謂李伯承忌不與我為天門日觀之游今則果然元美亦未至魚蔬之惠姑領俟之龔生書生勢自依依不失為故足下何慮焉卒恐上書之念未已不甘一貧博士柰何近數過我手談相命不及時事豈不佞因而學之耶新篇殊覺道上神明垂應但足下妙悟求似即止不肯由所不似以致其似為遽有所隔乎正甫方獲

主罷而閩政不寧賀者在堂弔者在門每有良朋况也永歎不佞適讀薦章知足下以其人相為力不淺也不然豈其自棄十年於兹公朝大舉諫臣斷斷不佞如某一抱臯吏者滿天下獨安得濫與二十人之列必不然矣即使其奏終寢尚可一吐吾黨之氣不謂殷卿取非其友也不亦一快哉老嫂長君亟於豚犬有餉并報附謝

又

病後性愈狎野每一抵家事出理外如觸籠之鳥矣兄大積勞以承貤典黄金横帶文章清寵馳騁諸王之門游梁信自樂乎亡孫後顯然無狀杯櫝浸廢乃以琴自遣耳杜青州近饋一牀及弟所蓄似足不徹道家所貴得意忘蹄尋且置之矣市價不定兄姑返焉仲月予與一介相存浹旬元美寄致甘毳均之拳拳我殿卿咸去數相聞也元美病瘍敬美云斯人斯疾今卒當遄已吳峻伯寄歲編三十餘卷曰公試覽此當何以從于鱗元

美子與之後殿卿以為是何言與新什於初冬客思尤妙為宗周氣業師笥字當易諸賜精奇俱徵注念再頒藥餌尤軫扶衰歲杪興言懐人覩物想兄忉怛同之蘇子卿有云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人凡三品五盛以付屬車至可呼羣姬牛飲把犒當御謹伺入我牀下者灌將軍罵座此豈為罵帳耶

又

夫玩世之為大於辟世也邈矣不佞弟僻才似可足

辟世耳自視無長兄之通才將何以出而玩世耶此公為吾輩乃如此然某自視則昭昭十年一病夫傲惰無狀一朝與大廷薦列謬竊國寵尋以為且置焉而有令命即有道如長兄者知亦為弟踴躍矣是役也可以期月無大過不負翦祓之雅然後更圖作邴生計以報諸公者恒於斯也十年恬退儆名不當人意一朝失之而辱翦祓者亦恒於斯也兄而為不佞顧之乎雖然亦患有道不如長兄耳茍惟其適十年儆名亦何用哉即一

朝失之是亦遺累尤為光壓俱妙但弟有難言姑試朞月終當以辟作眚如泰中故態者兄幸識焉此外惟冀三河間一握手足下厤幾少忍云爾淅牒已下濡滯不果豈恤微名畏繁以勞半途而廢取笑里閈也今月二十日當南發此恐不待褰帷而悔奈何長嫂長君稠疉出錢不肖駒又辱子長復締新好徼惠長兄殊無已時亡妻以來再捐産畆信乎貢禹賣瑯琊之田而赴彈冠之會非妄也盛貺及期暫免稱貸矣

又

南發無任硜硜半途之狀黽勉抵浙百遑初心業已失計尋復自解顧我長君前知不佞之不堪此而不言也終恐故態當作貽我鄉曲忽起忽罷狂妄人耳所惟其適即并其名實而棄之何恤焉勞形則敝道力忍性則闕道氣不佞某巖穴既不能深川澤又不能廣絶物哉獨念平生毀卿知我可與言乃不佞所值凡多無其理者之事即雖神明用必其知我也誠皆無其理者之事

言之誰信之耶所求三河間一握手庶有披豁欲殿卿信我不必其理斯白首知我愈晝耳逼除視政似在驛傳既竣闈署尋攝海道莫春旋省乃得晦日邸報陪參江西本自菲才自宜常格見處且為當路乍記乍忘援止而止甚足以成不佞不恭之趣而混溥游之跡轉相便也殿卿為我願之乎姑蘇與元美兄弟及諸名士雄飲一日夜而渡江之興殆盡子與數相遺候致期而不虞妨之令猶咫尺千里所謂三河間一握手均之天不

假之也然子與鹽吉屬且謁選計欲方舟北過元美擊楫中流以送明卿詣廣陵宗生墓下釃酒為别似千古一勝會然後間出大梁携我殿卿登平臺弔鄒枚與相如把若相勞駕言趨歷拜太夫人堂上稱觥為壽再遊王舍城之野杜門高枕彈琴散帙種秫在庾半醉袒跣含飴而弄少子以竢殿卿之有意焉歸逸二老於當年豈不天之道而善學猶龍者哉子長貴人壻今大捷矣殿卿固自一快而豚犬駒三附雷陳百折不置蓋素奇

之廹行致綈以遂前好識料可賞不然且當新命嫌於
閥閲子長即不棄舊德如駒何浙中炊玉薪桂廩庖疏
冷衣冠禪理雅相晉接澹情之勝致玩世之妙理也某
不佞乃處名下年少自喜窺人即稍墮落彼其謂我何
十年寂寞作苦令倒行逆施耶始知長兄陸沈王門招
揺一世者不動焉而已佹去佹留如不佞未免滯乎其
形矣老嫂屈尊出祖推愛非常賞鑒嬰姪如躬襁抱可
謂難也適致問長君不佞僻拙里閈所棄獨辱貴門謬

與世講遂令某因親不失卄置其餘云

又

閫之使附啓乞狀當再抵覽凡奉先後二致書慰勞周至者且諭貴體日佳自幸仰託未艾矣何得衣被小豚犬襁抱中蔡老妾少識鄙意盧亦樸惠可借相安舉以命倮不敢當焉皆曰姑逝倉卒貺棺收視不報之德世締伊始矣適又袁生書云權禮以時與戚寀易有味乎其言之也無論九歲之孤顧惟寡毋即人情凶薄亦何

所不可流涕者任之耳徒戚何益然而無財不可以為悦即易亦難奈之何又云襄事無以誌為解是即前所教以仍先大夫舊壙云者不佞豈忘逢於何抇心齊王之門若使貴公逗留摇筆不下斯置之矣某於此苫塊憏悪寢伏僵攣甚不便於倚次誠如諭者長兄愛我哉子長信奇士即長君亦各執其所自見者耳敭卿見以為不為宗周孫為非乎即敭卿之為宗周孫長君見亦未盡以為是也新憲長晤語無不起居足下者足下書

已面囑之往當酬唱相存矣詩多麗句今録以聞聶都使請文臨繹其作古潔殊類不佞當自一名家戳卿物色使在帷幄三益不淺萬無失此索所藏稾為寄以觀其備裁之

又

生非為恭者吾黨有人哉兄遽何謂而必圖之以孤鄙薄見所宜緩更隱王門不惡也倚次鬱鬱視日猶年賴小于鱗孩提旦夕耳心境拂戾不可言晨有自宗伯所

來者云誌已就冀望後可得報果爾孤無畀悲感於歿
卿者便爲轉謝否所託大篇懇惠以梓無任徼寵跂予
不備

又

宗伯誌奉覽簡潔老成亦自名品使早得佳篇狀外之
助不啻此矣刻本已就方竢佳篇決旬可緝寄不意長
兄爲某一租客歲賦布二十緜四百坐享挾纊之利不
知所由至恐成冒昧積負不責矣日月不居先慈見背

忽已卒哭念别長者視此澗焉駒誕歸集佳文適從天下父子奉泣如復得一母者先慈獲據成棺再叨狀列身與名孰親是均不朽其在殿卿厚自性生不難於為德値所可為德者為難耳何以萬一圖報也佳篇語意一庇不佞而辭足以發然恐累殿卿不黨之名而信者半之矣廬次黯然蔬茹自慰夙夜念襄大事一切廢置即一二妄動取侮亦先慈餘譴丼之告子之道力時可竊用頑鈍不恤也長者匍匐豈猶有所不至而重蠲吉

惠示使之慮出萬全即某所自盡何以越是乃宗伯公即已託羅武選為擇十一月二十八日葢以荒隴坐向先慈并愚父子年命生亡所忌取衷之者似與灌甫所為擇者不同又其月日既已登刻請益長君亦為抵掌武選令恐互遺教旨奈何殿卿為命之矣令之作者非李生王殷二三君子則殿卿其人耳闇之奠章始猶謂海内安得有此其人也者乎於子長亦謂家丈人平生作文自一色象此則玄焉恐非其手不知色象與玄文之

所自適耳正恐殿卿傷空何患色象也乃殿卿近所著述誠異平生無怪乎子長刮目矣不佞與殿卿老矣所願杖屨夙夜無相逢也初擬以白雪樓為贈不佞營白泉而比鄰焉恐倫有別業猝未他委至今未敢獻左契詩曰十畆之間與子旋兮吉媾弱息未可窮谷無已則稱東郭二先生云爾此非就謀遥度不可王憲伯未行求所以晋接長兄之者體貌曲備矣猶謂不佞不源源豈可以不造諸公為觧且不佞亦已推轂灌甫又當白

悉也

又

不肖孤之於鍛卿可謂成言乎友也弱冠狎之老而益信難矣哉即晚締大誼何加焉且孤動以天幸即先母大事亦復倔彊鍛卿從旁賛之無不各中條理使孤思而得之無不以為計所必出而後善者自今觀之老母大事什已舉其七八則以值鍛卿不值耳是非動以天幸哉乃知友以人合未為通論也十五日渡河出境十

六日至曹州阻雨二十日過濮由東昌二十五日抵濟
南權厝伊方鞅掌哽咽不宣

滄溟集卷二十九

滄溟集卷三十

明 李攀龍 撰

書

與徐子與

以不佞覩於子與不有今日何以著齟齬之効也然其技止於觧郡而惜我者亦已隨之令不出彼將謂我何所不屑而自惕如此即太夫人何以自安一二兄弟實諧所請惟足下辱為裁焉曰再奉諭圖所起居未就

拙刻亦復宿謝子與庶幾無疾病即如明卿已事浮沉人間何不可者而悻悻為即何得使不佞望見顏色如曩在清河舟中時也

又

君家大人違養某至不能為一介絮酒之使二三兄弟奈何竒狀驚人凡再辱諭深念種種天不憖遺何論殄瘁非我子與縷縷誠無以聞高枕前嵇紹故自不孤廣陵生多情豈今有屬於稚抱明卿危就世綱翩翩自在

所美佯狂欲離欲合如阮嗣宗者一子與耳久擬一晤託言千古

又

得閏月書讀幾遍岱宗之語駭勃久之若即就視不能奮飛方念南海廣陵二君子即夜何堪更得此於子與蓋余至今尚病悸云及覩白雪樓二章又翩翩有逍遙垂天之度快哉快哉向謬計足下出處不獨以伯母即亦子與所能信者一時同好交臂匏繫將謂我輩何異

生棲棲一郡豈遽為非哉足下高識妙悟夙昔帝衷何竢解官如竢解官不能於解官矣病愈之悟悟豈曰委處何見為委出何見不為委耶此余所謂吳生棲棲一郡未遽為非也伯母内行大儀南國攀龍敢不樂聞老母明年歲復七十正自借乞答篇矣陶羅山銜恩足下輒拓關稱謝述德備至至使真陽令三使致書使竊幣道亡而再致之竟取報而後止足下感人此一何深屬吏如二令郡百姓可知固始公所傾身激烈百口為誓

者豈其心能自已乎僕村居即數月不入城市伏臘詣
老母稱壽即順甫亦數月一晤數語為別耳終當為足
下酬回始公高誼不淺也所示新作朱紱誰無恙孤臣
去國之音世情回首盡達生齊物之㫖遠哉戚戚我心
元美殊賴慰藉推與敬美蓋亦為之惠連以慰藉之然
此美故自臭味即吾黨後賢亦所慰藉矣今復何狀聞
者濶焉久不聞問不佞業已自棄則有抱影槁立耳終
不能復在貴客意氣中

又

不佞所輒為誌銘蓋解衰服餽故人之迹至無以標秉當世反湮太夫人懿德罪豈獨子與哉置之惠亦不但不佞也先伯承致書梁周二子具悉足下在疚狀元美亦云子與立壁如長卿湍座作文舉念其貧不欲恩之朝擊鮮亦夕歸矣二子者亦拳拳不佞為請然足下業已過厚安之曷害焉顧二子亦雅能忠告以子與長者重為躁耳日茂秦寄詩見懷及伯承所貽新刻並多出

入畔我族類子與固云文章老自知乃兩君既種種可以其文章知之矣余徳甫七言近體頗工於勢無已終當自詣將為大江以西一人令湏子與元美時時奬掖相成羽翼吾道所樹不淺集佳把玩日不去手間有所効勿恤狂瞽不亟逹者難其鄭云前選詩目槩未精愜十删其五庶幾近之

又

太夫人以子與乃當大事令幸已竣他無不可自致也

通家猶子竟不得一執紼而授褐老母愧則可知為别忽復彌歲矣雨雪黯然遂成千載向携周生把苦三胡桃樹下道及子與纏綿轆轤前渴心如火子與為亦不忘耶佳集壁上中多不可易之聯不可得之語寵光吾黨鏗鏘異代不佞頼焉即元美所云斟酌二子殊有味乎斯言而曰精思便達似有子與所少令覩丙寅稿數章已詣境地何以更竢精思盖詩之難正惟境地不可至耳至其境地矣精思安在哉十二團營一軍吏領神

機諸部七劑相載聲聞百里此何故氣欲實也精思非氣所為乎此固元美養氣之學而以望諸子與子與誠能盡所為集以積精蓄思一朝自至併其境地俱泯然後乃今命不佞以末簡之役俾不佞得以其所至為叙揄揚明德庶幾稱効將視元美明卿橐鞬中原職志不淺不然今集故已絕塵當世膾炙士口不必更造顧所竢方來英雄窺人尚為一間不獲我心非兄弟不朽大計也不佞一讀丙寅稿不勝踊躍晚成大器始敢諄諄

期月作苦實謂子與必至無疑耳為問元美瘍何狀斯人斯疾孰與遊諸洞天樂也顧大司寇狀宛暢周洽史斷核然元美取材子與縱横自是可致覧向約李伯承暮春者我二人於日觀之上賦相遇也其人嫋嫋自愛茂恐三舍引避安能顧草廬又㱕卿報謝茂秦近狀曳裾濬王門擁一老伎故趙女居常千金裝自快是為詩市也此自小馮君先容正惟牛頭未見四祖時耳今安得此老伎為元美抓瘍痂矣

又

七月既望始從顧生所奉足下去歲書輒具荅付寒溫不以時聞奈何元美通章色動聖主今既得請凡在吾黨與賢此舉惟子與幸過而勞焉便道咫尺不果見枉不佞非人哉引領三諾竟忍負之縹緲一信益增悵悵握手前期不復可知矣而後乃今念足下三宿白雪樓中以成萬古奇會誼則甚高然元美似有畏途之阻士之處世無以効哀憐之交難哉諭云邵武有蕭𩐈之者子

與無害也余蓋嘗慕足下大雅明哲之德遜以出之矣為有味乎元美其言之也便附起居屬有甸匐之役不次不宜

又

抵鄴之夕元美一介之使奉書至矣篚篚盈庭用託先司馬不朽之役不知不佞日判五百牘哺不及吐也四詩調笑小美亦復二章并以附覽天上客星聊作使不當如是耶中原紫氣正與子與卧龍之句頡頏作巳云

云知有今日明不詇耳小美去任青山者自由殊合邴生之旨即為諷不恤焉足下熊羆之喜不佞已徵元美稱文為賀會擲至中逵握手一醉子與乃効東道主亦吾輩天下盛事寧無努力乎大美用小美為陽鱎魚適以二十一日謁選欲因塞望不知終當不免矣郡博士周君云得明卿京邸報待調良苦元美海錯二瓻轉聞從者取答不次

又

正月痔乃作竒徂夏始愈不佞平生善卧是稱病隱造化其柰我何但為狀惡至今猶能令聞者悸斯岌岌乎可知元美為足下勸起實獲此心令所欲於足下者從事而勿失時為貴於智也公車一月可請除即奉檄南枉從容道故豈為晚哉

又

吾黨漂揺見復種種深念足下隱約無時乃使者忽以遷閩兼期晤寫不佞懷絨踴躍計日為雘即命滑蹹庖

婦子從史亡何足下至矣則儼然在衰服之中使其駭愕四視慰勞不能成辭顔暫奪衰悰欵及病狀諸雖黯淡而一夕千載鮀山為烈代有其人樓之取名懸合氣調數非偶然王長君而後何可使子與無跫然之音獨以太夫人隱痛其自宜絮酒千里不然出吊於塗二者坐廢而居然辱駕倉卒南奔不得仰効鷄黍之忱盡請益之雅則不佞所疑天厭之人事多中阻似不妄也盧城之别非敢恝然足下高情有携必戀既已迂枉又令

不得窮日之力豈所望故人永錫之義乎斯不難於足下難於受者誌銘之委遂敢承之凡以釋群疑使泯然不見有異常之迹耳謗書姑置之是矣久以伏枕廢業恧兹大文乃棊與有猶母之分不得以作者自嫌終當削擲必無傷足下之明諸所面託謹以極愚幼于一書並希檢發獨佳集一部正欲留質明詩删無足下為辭多詰神品非假日月其奥難窺文集亦卒難録統容獻春便寄再求鑒賞明珠尺璧在已猶在人何慮什襲焉

使者滯於轍中薄晦始返恐勞延佇詰朝緘發元美前云拙稿尚有可留者失之集中或存之苑紙可屬録示明詩删姑無令出尤懇大事方殷百惟自愛

又

不佞種種改元二月又舉一豚犬孩提盈抱子與可知矣元美再致書必欲一顧病夫草廬之中然尚守𨷖祇俟勘覆得請而旋期難豫定是以外公朝大廌元美已為褎然稱首令吾黨吐氣其通章以列冤狀者凛凛

乎其文議臣動色特揭巖廊傳誦髙義小美例自得除凡弟並起夙憤豁然唯是聖政方新風雲之會子與及禪勿復濡滯明卿即落落以卜有鄰何慮乎瑞室詩甚佳如履平韻是老筆耳

又

文章大業是以君子欲及時也顧文章自有其時有欲焉而不及之者子與所謂文章老自知是也佳集不敢久留則足下時至矣期月作昝以遺二三知巳千載一

快許殿卿海右集屬濩甫中尉為序不佞嘗欲畀諸炎火乃周公瑕亦曰是既已不能禁其傳然不可以欺智者亦唯任之今以子與視殿卿為竣濩甫乎嗚呼不獨其驥即蠅亦難于與奚樂百世之下謂不佞執鞭子與邪竟貽左史詩云云矣

又

不佞巖穴不深自取侮予小草渡江不勝故態復作之甚所幸子與禪而謁選之期近矣圖當方舟北返徽元

美葦震澤之濵坐一大壇場搴旗中原去矣是役也不佞於出處之間似亦率爾然一失計之窮交也元美乃信宿自愛不知不佞南發之始已量所効于二三兄弟者固以此舉焉而匪夕為栖栖也抵任奔走無暇時即未嘗頃刻忘薜荔園一握手札豪夙具冀有他請偕報而使者儼然臨眈矣以一病客坐更新歲慰藉何如敬美欲復作達飛揚自喜維夏尋且謁選再窺元美感述諸公之意亦恐卒不能堅卧豈不人各有志然旦巢阿

閣暮翔千仞當與不佞同之不佞以足下寵靈自恃犬馬之齒尚堪善後顧止於遂初而已輒起輒罷何害焉此某不自知其不可者敢布腹心夫玩世之難於辟世也百倍則不佞黽勉自苦矣偶有他請二月當詣貴郡摳衣孺子之堂薄觀二姬將就館者垂腴溢幅明珠映媚豈不四海一快耶老母以弟婦之變而豚犬駒以妻病未遑即餋不佞携一小于鱗呱呱掌上與老妾蔡張燭華屏正席珍品斗酒相勞歌風雲一日卧龍來之句

愀然借色於文章寧能羈旅自悲也寄于鱗起家浙憲二章大自格氣非明卿所及矣有是哉大器晚成者乎元美亦云邵武近稾輒不振至乃阿黨峻伯以畔正始豈其才之罪乎佳篇荅江都歐文學以下如篋裡夜光等語非元美不能也足下必自駭之何由而駭造此無亦文章老自神乎吳越一撮土乃有兩生奉一不佞並立中原此肩千載圖盛事者邪許殿卿促不佞之官甚力唯恐不佞不一渡江與兩生者周旋鞭弭也昔在貢

禹賣田以赴弹冠之會未聞王陽為出黄金裝其槖中乃左史餽贐盈鎰為難矣且念足下不置足下其奬借之勿以謂非大誼所閑而惜片楮即金紫新貴或可惠以贈章尤過望云

又

曩者西鄙吏行為致草草踰日文成魏使君乃有一介於汝上以不聞命失附候音非敢須臾忘所有請於左右也田家作呰既已滌場與許史為南山十日之遊歸

而值一户曹從河南來者言足下守汝上狀自謂三載郡理官未甞見治行第一蚤有如足下者不佞也媮快可知矣及即又稍述明卿被構侂不免者是安得有此此何以稱焉而重以量移怏怏去海内二三兄弟且盡矣一楚狂又何能為奚不聽之然後知足下龍蠖之德不可及而天意慭遺者獨至為二三兄弟間執它口豈其微哉何公祠記雄辨千古三仁四科大義卓然即所論業已見撤無復返理足令仲默凛凛有生氣實獲我

心所謂知其説者之於天下視諸掌乎即不數月而治行第一奚怪焉

答子與

異日者携許生逐兎𦙶子城下掠草而射之不覺鼻頭出火耳後生風批脯而食醉見大介遂西走馬秉燭使君之灘雄飲相視扣舷賦詩撰思道故中夜忼慨拊髀於五子復亦不覺髮上指冠意氣交作矣十年之别不可無一晤言如此不佞則為五子者為使君非直為使

君也曙發更抵右史之廬散帙揮染戀戀可知踰日乘雪復與右史載酒岱陰諸山谷間栖息諸寺試嘗名理歸臥東村掩關藥物除夕悠悠蔬粥自愛五尺一童子炙被而已是時也不知使君左擁吳娃右抱燕姬與彼海濵遺戮蓼莪藐焉之二孤泣血相對狀復何似也謝中丞㕓爰佳篇三使人索之不佞為檢百章今所緝采亡慮數十不佞狂僭間易片語勿罪後聞繼奉寄示安得有文章老自知之句在人間其懷身輩諸古愈益渾

雅二張氏驟列使君當為劖席耳即存亡並舉何害邪元美一篇不佞不堪其悲安能使元美見之所謂王生雖僅存其憂甚死者其不能賛一辭矣

又

小衹園之樂不減天竺國于時龍象固自縱横恐非睨金友擘海矣大美疏建白何事不佞入賀當践京口之約子與勉之汪伯玉頗具名言黎于吾黨會當日上其論元美時亦弋獲明卿月朔補廣之高州書云大宗伯

般公從群謗中極口詆雪至以身證之也又云元美除目已下恐亦不能棄太夫人輒出矣别計踰月景光可愛此物誠是也子與何嫌乎七佛精進力而不一切遣之自作呰邪

與王元美十八首

某不幸中於流言足下愛我乃能縷縷為語如汚已者是猶不以某為非人足下曩固慮及於此僕雖倔彊亦已郡國一吏矣方且局促轅下也元美自信僕豈能以

伯樂望衆人即間及僕它事其一不敢知其情民苟升斗粟餬口即飲河之願不欲為盧至長者僕亦名為守哉跡僕所御一朱轓而抱關者爾猶尚不免於流言胡為爾日藹然罄折路旁早晚觧綬去已定矣一州如斗大日出而視事即不崇朝閉閤卧也燕趙南北殆千里人相食盜賊嘯聚白日出禦人即邢襄之間有甆犬我輩何謂無益時理亂何謂於吏治厭薄也足下不示僕誰復言者今僕亦獨為足下言爾

又

先是明卿書云見足下與其文大自氣象當今海內文章家不復敢置喙二君也李生業為此技不自謂有知已如足下者生平所負數語殊盡明卿知言哉諭謂日與明卿子相三人者狂語大相樂也燕市酒人豈亦効田光計圖李生令秦舞陽來邪明卿志復不小第未見考功近詩元美無慮哉亡論其即二三子視足下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茂秦窮來歸我我猶尚哀憐之

即論太行諸篇吾見其膽破無復向時倔彊氣為可喜

蜡後過郡齋見其無少猒薄意即自咄咄向家人語云

大恩久不報何能重為詆罵其稍舉足下與明卿徵辭

則吞聲行之日復鮮顏我不腆之贈屬其全交吏其納

汚然不敢謂其易與矣元美以為盜俠邪今豈惜傷吾

二三丸弟之明

又

日致書足下聞足下乃在上谷去天咫爾近復何似其

業已獲落不為齒奈何元美亦復在縱猶泮涣之間徒借姓名重宅容也豈其素狂僻能累故人元美毋乃氾愛作呰邪今雖一握為笑哉彼亦不能不謂吾輩為異已某何患焉但子相向不與校士即吾輩危疑之形已成不待謫明卿元美尚良食其不去禍終不觧子相乃自謂與元美為衆所急其郡國吏當末蔵此殊誤元美幸馳來圖之携手為别託千載於一晤非獨契濶私情矣

又

無恙河間邸中夜卧誰為搔背癢也中丞公自天授則辱諭僕才冠古與元美所期大業者千載矣雖流俗姍笑乎然更明興有文章者實自公等始也不已知言者哉邢州守臣無狀囹圄輙空虚屬吏亦不能具十獄上使者使者據案操鉛槧崇朝力爾今豈無班班河間作者邪

又

曩在魏郡時元美誠自謂吾二人者别矣握手未可知也乃其既歸日從里中兒流連濟水上待故人爾居二月且西回首漁陽襜帷之外奈何坐失晤言之好豈元美洗腆之餘裝而東也亦為僕窮日之力乎其且西所不遺一字書者則已屬駒伏謁元美前又豈謂負郭巷復辱長者車轍也青州之役誰造與謀然何害其元美即使論定更遷向所再輒報罷者元美由是也顧廣陵生游我二人者已甚爾今既以他補其尚釋憾哉久不

得明卿起居徐生豈當已於事而跋雨雪入關道經二華遥見三峯挿天白雲如練往來其下秀色射人長安咸陽即復蕭索徒見漢家諸陵返照間而已回中西北見皆丘垤空同笄頭硜硜自異然已近塞風氣荒凉大率秦隴震蕩之餘至今室家尚無完堵一二僚友人人自危雖有華榱緝蘆而寢其與一二孺子妾方如幕上燕矣

又

維夏重以竒疾𣩵蓐百日取之斗極還之司命矣以今觀昔悖也如何廓落兮羇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僕所為聞於足下者如此耳即𣩵蓐患呰不與也曩者君家宗人持書來言明卿廣陵生二故人誠以舉呉説繹不淺獨恐廣陵生掉臂地下矣

又

胙一餉邉使者為謝茂秦寄二詩見懐似猶栖栖晋代間先是得寄許殿卿者盈牘如五臺山葦不下數十首

並與遊燕集一語不較元美亦前識其有今日乎李伯承走示新刻十本尋為讀之推意就辭未合而戰遂劣長驅沾沾自愛也余徳甫晚成七言律乃有其勢雖氣未備生惡可已小美之下將其人矣但其才力與魏使君同倔彊恐慧不逮兩張子耳然均之待足下而與吳徐二家皆未易鴈行論也惟是不佞敢謂與足下狎主齊盟哉公暇自雅淡旬而梁伯龍繼至再呰於感遇殊咄咄太常之為人游子豈易作邪乃拳拳謂不佞必庚

江不知其不可矣附嗣音如此則元美因以慰焉

又

某巖穴不深致有是役孟浪如何即小草渡江數月作秦中故態再效元美以復此踦然已不免畫蛇之誚矣足下視我豈非一失計之窮交乎幸出會諸舟中姑慰故人十年跂予之意歸途躬詣起居堂上不宣

又

日為候足下者小祇園清齋辟瘧坐談名理孰與相視

海岱之間雄飲盡石旁若無人也遂不知別時作何狀既抵西郭茵馮之上恍忽拍浮之態元美在前褰帷四顧月出之光耿耿流思耳千古一快唯足下念焉今遣僕泗追謝足下不遠數百里命駕者是役也不佞敢忘所以圖報乎奏記諸臺幸假一掾屬與僕泗共之恃足下為代葢依依於此

報元美

乃不佞即善卧然犬馬之齒及矣是何俞疾俞奇也溝

㲉分自填何至使此物苦我狀不可忍視者彼一時也炯炯之外傲骨一具耳屬得小馮君所致足下書輒以伏枕起色盈牘東吳菰蘆中尚有斯人而廣陵南海化為糞壤自春徂秋其在侍者莫不遙巳相幸不知轉復於邑一大事也足下盖不獨疑不佞無報章惟四詩雄視古今佳集絕唱亦欲速取鑒賞旋自沾沾耳頃巳裝置座右想像足下歌態每為抵掌旁若無人再奉尺帛稱副石室足下何慮焉拙刻自魏使君之厚成書始示

筆削不逮也未經公華終恐不厭余意矣明卿久州郡亦既習官乃滇命中沮元老視之顧不如給事時子與遲暮逡循出狗五斗當路顧爭為汲雪事又安可知人又安可量哉沍寒次君姜被無㡏乎

又

先是子與一介得讀足下遊陽羨稿去廹欲不待報是以無附音悵悵久之而徐按察寄至矣善卷洞若在下天樂哉瘍乃復作苦今狀豈當如墮𡾰瓣邪不得一撫

我元美扼腕永歎也桓文為盛壯哉斯言狎主齊盟蓐食自愛梁伯龍口吻不獨五色無有熱腸惟恐不佞不一渡江其所稱述君家兄弟宛然目前子與近稿風格似上為是其遷官力乎恨不見明卿耳北鄙荒凉無以致太夫人前何卄毳盈篚為敬美可令一出否宦學不惡也

又

六月徂暑凉生致以元美起居狀甚悉已即東探海市

無旋期不果附報九月幾望復宿周公瑕白雪樓下携行中原草堂出元美詩卷讀之彼以謂天球怳然忘其為今之人也因與登華不注為送將歸維子之故快哉雅夢寐小祗園以大夫人重為游子耳自足下視小美乃鴈行即小美視助甫輩既先鳴矣狎主齊盟則吾豈敢獨恐鑿洛陽之楮不能擣擒白雪樓集又奈何元美乎敬美視助甫輩自先驅視元美鴈行也嘗取謝句花萼嚶鳴標東君家兄弟不然邪

又

遂得以元美飲諸胥之壚醉相視也鮮纜而度江之輿輒盡奈之何一大督郵日嬰辟稱過使客意不恭孰甚焉始尚疑元美者契濶自易交情草草耳於諸少年何誅足下既巳以不佞為陽鱎恐自不免投綸之役所賴黽勉一起即徐吳二生比跡相應而不佞儼然臨焉厚集夙誼不惡也子與蠲吉遠於一葦信至稍自致縷縷一日而七十函何如陳孟公一滑稽酒此君善汎愛不

能中𠩄明卿雅習調自喜即市鏁方已溺者之笑呰欲元美從之井淪鋪不恤且得請當以鄙俚殿事亞相志畧可遺而釆以文不朽不佞非托獨為元美有意耳戚將軍實壯旗鼓即至肅不覺嘸嘸作閧喉中如叱敵追北狀不佞今在視海劉將軍者自謂十五從軍身五百七十八戰破寨九十有三平蜀攘粵閩與維揚口難劇談迸齒始悉此二國士可與扼捥顧時又念陳中丞所處般使君雅善禪理至卜姬妾非雀躍者不以為不中

善淫之相又何妖也足下豈嘗聞之乎往夜别足下似不與不佞此出不佞何功德乃敢玩世自以作逵坐冒危殆及讀四詩乃為狂狡所名指反足自燿天上一星聊作使中原紫氣渡江來不當如是耶唯是雄唱得和愈傳出處所關後賢是厭不即付一介須起居與俱也嗣音且就敢前附布謝春深不任秦中故態飛揚之甚竟當成一妄夫無疑矣

又

久無次乃龔廷平董生閭問相及也不佞之於是役非時奉手札如面談差為快哉吳越諸山水長江大海之外亦各言其秀而已近同子與杯酒相勞愈益少足下者之人於其間奈何有墨子之忌不出更為金焦洞庭之約乎名為好龍滔滔皆是然於元美雕文為工矣曩已計除目且自權之令不然邪舉刺三河大號魏大名也能強起就之乎未即隨牒當竢後命一削乞休斷乎不可矣

又

子與凡再浹旬迭相主客殊娓鷄黍之誼又浙士往從之者無暇時人人以為爱已也斯驩焉道故唯日不足矣既為命舟請移謁選屬當遠别而往詣元美興復不淺不佞弗能佐飲其間如足下之念我輩者可奈何前啟畧具子與此行唾在其耳足下幸采焉

答元美

初奉汶上書計将一介屬有名命嫂不敢發而熊按察

所寓亦至奈何足下守闕乃于今不佞猶日謂旋復晤語者旦夕耳孰知其徑已元美忍心哉縶維弗及海岱黯然六驘之故邪惟是足下通章悲壯當路扼腕固當聳動天下得請襄事歸奏几筵英魂指髮矣以視阿衰抱經抆泣終無以傾身大義數為士乎天下究之不可為也白之日而為之聳動天下足下何負焉不朽之大者哉而猥藉不佞為足下兄弟聯翩鷹䟽嚶鳴聖朝即二三子與伐木之響阿㳺自輕贛君小生乃欲相吏邪

薛廣德保懸車之榮則庶幾近之曩便報子與元美理
帝狀屬當踴躍此命明卿乃患卒業無次耳齮齕家何
傷敬美乃負包宗含吳之志稱天下事未可量躭躭欲
作江南一小英雄尋將火攻伯仁奈何不善備之也足
下念豚犬不置邪不佞薄祚輒有莊缶之感七月二十
四日也意亦已惡幸先是又舉一小于鱗孩提目前續
槁容録上子遺一介方匍匐亡妻之喪不能出道左薄
追六龘當抵彭城奈何枉駕掔肘僕所具悉通章太飾

為文乎所聞人言固不然矣濮陽乃自列當路饑涎盈紙正湏我輩後凋少持王氣交道効意自田間臨内忽再浹旬稍接貴客野情思曠之甚竣葬入鹿門可復削跡不佞非禮法士撫孤姁姁自致耳碁功時不廢促軫媮妷云何

又

盖元美三年㯉饘拮据既已至此奉先君子數千里抵殯哭弔紛紜重以賢妹捐館舍在疚可知骨肉凋殘轉

宜自愛一失慰藉不淺慈母弱弟之情及非先君子遺命天道舛薄豪賢扼腕生人之理何可都絶不佞既絶相聞吳郎已頗疑之不意至此日謝方伯云給事有致囊草者將售采輯乃不佞於省中只尺耳卒無片語相加遺又豈能一介存元美豈足下所謂知余志者哉謝又言耿君子亦致其囊草售其一字不知其可矣朱中丞答書云屬難於延見且有編氓之分幸不必為東比奚但猶夫往嵗李伯承為藩王使者浹旬而與矚自喜

稍稍出贈章示之爽然自失及欲扁舟往視元美廬中未嘗不咄咄道故當猶有夙度耳

又

向竣役方東迫致聞問元美乃以為辭甚婉今偶忘其婉者辭然恐亦據示布稟起居耳元美今豈以不佞為非達節士邪善乎所答子與書者非敢以誼為不當出再疏再不許而又不出是讐君也先是姑蘇夜語時獨元美兄弟在不佞固已有意於此而辭薄於喉上覲下

獲業以前出處二少年見謂以我借舫為重而乃為是訑以卒不敢發虞翻有云天下一人知已者足以不恨則不佞猶可恃在也嵇侍中嶠嶠頭血豈能一日忘鍾郎五步之内哉王偉元所不論已悠悠之談非子與誰當語者不佞東時亦徹及之今不識所語何狀以不佞而言天下豈有才如元美而徒出者乎誼又無不當出可自解斯二者皆天也此何損於千載以後身悠悠之談當自入朝之口不佞亦嘖有之不恤已乞骸疏似不

當更上覺非老成耳安之移將自至觀所處我輩兩人何如為久速可矣

又

不肖孤奉母亡狀乃辱使者愍勞儼然臨祭不遠數千里敢不聞命雖非至性念始寡藐以有今日不覺夷俟自悛耳茹蔬啖麥廢而任之吳俗視趙魏難奚啻倍蓰足下治之考則倍蓰趙魏上當自其才具是矣孤所量也扶柩而東使者索報不佞左執紼右操觚倉卒數語

失以大事乞哀長者方圖馳情不意慨然開以不朽豈尚不忘司馬公之役乎幸為表先大夫太恭人之墓而題之以傳令其徽其寵靈以光丘隴得稱濟南阡亦一快也頃以葬期正甫為近乃託之誌當嗣奉覽紀述一通附録采擇正甫耽耽恐不得此以自疏也諭乃云云吾來正甫一日耳海岱公舊遊者肯更為孳轡否

與王敬美五首

日得子與書讀敬美誄其太恭人者文無害也誌銘形

纖耳梁生恒幹魁梧乃能宛延於君家兄弟竒哉東行瘖瘖自罷囊中裝懸罄矣攬眺之餘空言盈箧不如一囊錢也然御我為幸沾沾焉不知其所詒歸為卒業門下而令無負遠游不佞所復執事且起居焉者如此

又

曩詣弔舟中覿足下稽顙狀若將搶入剞木者心知天性孝友人也盛積憤而一朝理于帝快何如焉即以遜諸伯兄不敢自見而精志感動愈無掩于二難之誼矣

不佞以嬿乃無一介之使致焉以慰伏闕之情者怏怏耳褻役幸出薄遊先已從元美勸足下宦學不惡也壯哉敬美之志天下事誠未可量以不佞而量足下尋且指掌機雲之間而獨包宗含吳已乎不幸悼亡不能出留道左亟承存問重以腆儀千載龍門前期自愛肝膈之言哉肝膈之言哉更不意晚得一元美於敬美士亦安可輒定交也三復北行諸稿老筆餘勁實嚴具體千里長風已在蹄下顧顧撙轡曲折蟻封斯秋駕之技已

亾妻竣葬當爲足下視草由居必有所效今不具列云

又

不佞之於元美自天交之邂逅者耳非嘗有爲之紹介足下所知知足下於元美而令視不猶凡某非人哉不然豈其仰止而愬焉逡巡如諭云也

又

不佞之於足下視猶元美也豈以友于一堂爲可慰藉斯人而二三子遂願交驩此自足下載錫之常耳奈何

兼鍾並毓維天是私崛起鴈行翺翔氣類使不佞睠焉有意乎其來者顔子遺病夫處身僻左所不聞問遠莫致之實無便報以間不忘有何指趣如諭督過乎足下非不知不佞積勞左右即亦愛不佞欲亟得所起居狀若友于一堂始自厭也不然談笑道之何以得此於足下耶不知不佞欲得足下起居狀甚足下矣子與云云妙有所置致自樂事足下庶幾能媮快乎

又

歲杪得徐按察所為致篋箧之珍謹以進太夫人前矣壯哉敬美所言其即不佞敢孰不曰斯與元美故自先朝一藝文吏乎大江以北連鼂鼂贔屭天何恙哉元美遡已太夫人善飯即時態紛糾出緒餘應之耳以君雄才發軔見絆海內之士想望展驥生平志意何云欲畢邪

滄溟集卷三十

滄溟集附録

墓誌銘

濟南殷士儋撰

余以隆慶丁卯誌徐恭人墓已張太恭人卒與于鱗大人合葬余又誌其墓今才一歲爾且誌于鱗悲夫文章道喪瀰瀰日以下葢千載于兹矣明興北地李獻吉奮起而力挽之于鱗生承其後益拓其業斐然成一家言雖古大雅者流何以過兹可謂當代之宗工鉅匠埀

不朽者矣于鱗李氏攀龍名父贈中憲大夫知府寶母即太恭人張其族系及世有高誼與太恭人守節語具余前誌中初太恭人夢日入懷生于鱗九歲而孤比就外傅則余及今長史許殿卿皆以髫年相約為知交歲與之俱當是時則恥為時師訓詁語人目為狂生于鱗自謂非狂矣又九歲為諸生廪於郡庠庚子鄉薦第二人甲辰賜同進士出身試政吏部文選司乙巳以疾告歸歸則益發憤勵志陳百家言附而讀之務鉤其微抉

其精取恒人所置不鮮者拾之以積學益文自西漢以下詩自天寶以下若為其毫素汚者輒不忍為也丙午還京師聘充順天鄉試同考試官簡拔多奇士丁未授刑部廣東司主事既曹務閒寂遂大肆力於文詞余時為檢討日相引上下其議論而于鱗益交一時勝流若吳郡王元美數子者名乃籍甚公卿間矣三年陞員外郎明年遷山西司郎中有邊將觸法不至死者柄臣子怒其不賂必欲寘諸辟而竟不能奪之于鱗從末减後

其人至大帥果大著勲伐云癸丑出守順徳務為休息愛利之政其大可紀者順徳所屬舊有種馬塲歲入賦公家而時監司誤以為營馬牧地增賦至二千七百餘金于鱗為請悉蠲之郡故有永濟倉以自給後糧輸京師而軍食益乏又為請得留郡如異日馬將作所徵于真定大名廣平順徳諸郡者于鱗以為順徳土狹民貧不宜與諸郡比減其供如真定十之三沙河之民役過客者越永年抵邯鄲界中始息肩邯鄲民報之亦然皆

跋涉一百七十餘里憊矣于鱗曰民安得任非其土之役使永年不惜數十人之力則兩邑之力皆可寬也又為之請罷矣鉅鹿官亭集者大聚也界在真定隆平南宮新河之間羣盜嘯聚無時捕之如搏影于鱗請移防秋别駕往鎮之秋至則復戍内丘而盜不敢復窺順德界中又謂京師仰餉于東南或不時至而址直隸河南山東諸處近河百里而遥者可令毋出賦錢皆賦菽粟浮于河以達于京師此不獨國家之便民亦便也他如

散名募之卒以杜事變移廵司于黄榆嶺以備非常儆常平以時畜積嚴保甲以弭盗賊皆深計長慮非旦夕視其民者部使者至順德才一日讞獄罷使者嘆曰太守安得不寃若此比比三歳有十數最書擢陜西按察司提學副使關中士素習古文詞得于鱗為師又蝟然勃興矣于鱗為人素羸頓不習西土西土當地裂後猶時時動揺數心悸又念太恭人獨家居遂乞骸骨歸故事仕在外者無以病告即乞身罷耳不復叙時銓部憐公

才特取旨予告疾已且復叙異日獨何仲默視此以方于鱗實異數也歸搆一樓于華不注鮑山之間曰白雪樓于鱗為人髙克有合已者引對累日不勌即不合輒戒門絶造請數四終不幸一見之既而于鱗亦不自駕修請謝也其樓居時余方在告家居獨殿卿及余時往來觴咏其間他曽不得一當于鱗凡十歴年所今天子用言者起為浙江副使二年稍遷叅政入賀過家覲省將南尋陞河南按察使遂奉太恭人俱越四月而太恭

人卒于鱗持喪歸甚毁及小祥而漸平無何暴疾再日而絶歲庚午八月二十日也年五十有七所著有白雪樓集行世他詩尚若干首文若干首或問于啟子曰王元美謂律至仲默而暢獻吉而大于鱗而高要之有化境在古惟子美今或于鱗雖于鱗亦自謂擬議以成其變化矣于鱗信才意不至如所稱乎啟子曰夫親見揚子雲者肯信桓譚之論非私哉夫于鱗雄渾勁迅掉鞅于詩壇彼其視獻吉詩猶傅會龎雜文戔戔寡灝瀚鴻

洞之氣所爲推獻吉者多其剗除草昧功也故曰能爲獻吉輩者乃能不爲獻吉輩者然于鱗方且痛人詆其文辭相矜不達于政游刃引割所至弦歌亦治操槩凜潔恥爲色澤稱其爲文于鱗獨文士乎哉于鱗妻徐氏封恭人有二妾蔡氏盧氏所生三男一女駒娶曹氏女繼娶應州知州馮應奎女采殤駉聘周府左長史許邦才女邦才殿卿也女適永清訓導艾濟子芹獨駉盧出他皆恭人出駒有三子二女鴻仁聘進士于鯨女鴻儀

未聘鴻儒聘張希全女女一許嫁舉人王見賓子衡一後公歿七日而生嫁艾氏者有外孫一人曰維高駒卜隆慶五年三月十有一日葬公於牛山之原徐恭人祔焉請殿卿狀來乞銘駒吾門人也竟其所之亦可使千里無契需銘曰爾祖有言死而不忘豈于鱗與吾有涯知也無涯鬱而為書劌削巧利滌濯滓垢追趨古初大者天行雲盤星迴小者綺疏績舊彌新忽出倏入霍然霧除赫赫厥聲施于當世海內寡如豈惟文章以緣吏

事罔試弗理入掌庶獄出典大邦柄文持紀書獄獄平治人人安風士士起鴻飛冥冥羅者不忘思儀其羽曷篤其生曷啚其成不遐錫祉璧傳士林蚘委斯蔵永憑其里

李于鱗先生傳

吳郡王世貞撰

李于鱗者諱攀龍其家近東海因自號滄溟云當其業成時海內學士大夫無不知有滄溟先生者而自其六七友人居恒相字之故其為于鱗獨著于鱗之先世濟

南歴城人父寳以貲事德莊王為郎善酒任俠不問家人生產繼娶於張夢日入懐而生于鱗于鱗生九歳而孤其母張影相弔也旦緝纑不足以資脩脯而自其挾冊請益塾師為之遜席者數矣補博士弟子與今左長史許君邦才少保殷公士儋結髪亂交晋江王慎中來督山東學竒于鱗文擢諸首然于鱗益厭時師訓詁學間側弁而哦若古文辭者諸弟子不曉何語咸相指于鱗狂生狂生于鱗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

亡何舉其省試第二人三年始成進士試政吏部文選
司其明年移疾歸久之疾良已同考順天試獲奇雋居
多又明年授刑部廣東司主事于鱗既以古文辭創起
齊魯間意不可一世學而屬居曹無事悉取諸名家言
讀之以為紀述之文厄於東京班氏姑其狡狡者耳不
以規矩不能方圓擬議成變日新富有今夫尚書莊左
氏檀弓考工司馬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摭其
華而裁其衷琢字成辭屬辭成篇以求當於古之作者

而已操觚之士不盡見古作者語謂于鱗師心而務求高以陰操其勝於人耳目之外而駭之其駭與尊賞者相半而至於有韻之文則心服靡間言盖于鱗以詩歌自西京逮於唐大歷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故于法不必有所增損而能縱其夙授神觧於法之表句得而為篇篇得而為句即所稱古作者其已至之語出入於筆端而不見跡未發之語為天地所秘者創出於胸臆而不為異以論建安而後諸公有不偏之調

于鱗以全收之即其偏至而相角者不啻敵也當于鱗之為主事遷員外郎以至山西司郎中曹事寢以劇守文法無害而其業日益進大司寇有著作輒以屬于鱗籍籍公卿間然于鱗竟無所造請干贄不為名計出曹一羸馬蹩躠歸杜門手一編矣其同舍郎徐中行梁有譽不佞世貞及吴舍人國倫宗考工臣相與切劘千古之事于鱗咸弟畜之為社會時有所賦咏人人意自得最後于鱗出片語則人人自失也于鱗雅不欲以刀筆

見長然其聽讞最號公平柄臣子銜邊帥不通賄中以法欲置之死于鱗持不可後其人卒自奮功名致大將俄出守順德問所以守順德者于鱗曰使吾僕僕途道事嚴客拳韝鞠䠜睨上官之色而進之則俱有所不能晨興坐堂皇揖屬吏考計延見鄉老問疾苦為興除脫若承蜩矣于鱗之守順德可一載所不報最則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或未之見也奏記臺使者手自削牘牘多古文辭語為其名高也者而已之然于鱗㬺㬺自濯

洗勤于大要居久之政聲流通三輔前後尉薦亡慮數十鄰郡嚴事于鱗若大府以故得請白婾志嘗蠲馬牧地悉三千金留永濟倉粟毋灌輸京師以餉戍卒裁將作供比真定十之二益永年傳於沙河邯鄲界中寬二邑力移郡尉置鉅鹿官亭扼盜衝又移巡司黃榆嶺為晉趙關前後爭得之臺使者毋以難也于鱗又謂京師仰東南餉不時至而燕齊汴趙邊河百里而近者毋出賦錢皆賦菽粟浮於河達京師緩急一策也時頗韙之

滿三載贈郎寶如于鱗官母張為太恭人尋擢陜西按察副使視其學政于鱗謂陜古西京也先朝士大夫北地外多陽浮慕古文詞而時離之思以實反其始有機矣亡何其鄉人殷中丞來督撫以檄致于鱗使屬文于鱗不懌曰副使而屬視學政非而屬也且文可檄致耶會其地多震動念太恭人老家居遂上疏乞骸骨拂衣東歸吏部才于鱗而欲留之度已發無可奈何為特請予告故事外臣無予告者僅于鱗與何仲默二人耳于

鱗歸則搆一樓田居東眺華不注西揖鮑山曰它無所溷吾目也繡衣直指郡國二千石干旄屏息巷左納履錯於户奈于鱗高枕何去亦毋所報謝以是得簡貴聲而二三友人獨殷許過從靡間時徐中行亦罷官家居坐客恒滿二人聞之交相快也于鱗乃差次古樂府擬之又為録別諸篇及它文益工不踸而走四裔然居恒邑邑思一當世貞兄弟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吾其季孟間哉而世貞則挹損不敢以鴈行進也大司空

朱公衡時廵撫司于鱗間廹起之爲置酒懽甚自是諸公推轂于鱗者相踵而㑹今上初大徴名耆碩于鱗復用薦起浙江按察副使甞視海道篆按覈軍實一切治辦俄遷布政司左叅政奉萬夀表入賀道拜河南按察使中州士大夫聞于鱗來皷舞相慶而于鱗亦能摧亢爲和圓方互見其容稍稍進無何而太恭人捐舘扶服還里不勝毁病困乆之小間尋暴心痛一日卒年五十七所著白雪樓集三十卷行於世子駒博學能文章有父

風王子曰世能名于鱗莫能名于鱗所以其旁睨千古欲淩而上之乃至不得盡廢其遺要之剏獲之語烺烺象表者不虛負也或謂其聲不暢實位不配望壽不竟志以為恨夫漆園玄亭杜門著書而生寥寥者豈一于鱗也籍令台鼎足重李生彼夫屈宋兩司馬幾先得之矣無涯之智結為大年月日經天光彩常鮮嗚呼何恨哉

滄溟集附録